



世界历史故事

(二十)

饶志良 主编

目 录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员
奥斯曼帝国灿烂的文化	缘
大津巴布韦遗址究竟是何人建造的	怨
从津巴布韦走到马蓬古布韦	猿
成吉思汗西征	愿
拔都西征	圀
旭烈兀西征	獮
帖木儿帝国的兴衰	猿
印度戒日帝国的建立	獮
戒日王国	源
玄奘访印	猿
奥斯曼土耳其的海上扩张和勒颁多海战	源
伽玛对印度航路的所谓“发现”	愿
德里素丹国	遍
德里素丹的奴隶王朝	遍
德里素丹的卡尔基王朝	猿
德里素丹的图格鲁克王朝	缘
德里素丹国的衰亡	遍
王朝创始者巴布尔	怨
第一次帕尼帕特战役	源
卡努亚战役和哥格拉战役	苑
胡马雍的困境与阿富汗人的斗争	怨

舍尔沙和苏尔王朝	愿原
胡马雍重回北部	愿远
阿克巴大帝与莫卧儿帝国	愿远
阿克巴的子孙	愿缘
莫卧儿王朝的没落	愿困
泰姬陵和印度古代建筑	愿猿
瑜伽的奥妙	愿源
印度“近代之父”拉姆摩罕·罗易	愿困
缅甸敏东王的改革	愿原

甚至把伊斯兰教长老的女儿也诱奸了。穆罕默德四世（1623—1640年）也是一个昏愦的君主，完全沉溺在后宫闺房之中。

后宫姿意专权，宫廷阴谋政变有增无已。穆拉德三世时期，朝政完全被他的母后努尔·巴努和他最宠爱的王妃——威尼斯总督的女儿沙菲娅·巴福所把持。以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三世（1623—1640年）一上台，就绞死了他的十九个兄弟。不过，控制朝政的仍然是那位王妃——沙菲娅·巴福。到了易卜拉欣一世在位时，朝廷则完全听命于他的母后和三个宠妻。从1640年到1649年的死年间，帝国的大权几乎完全操纵在后宫嫔妃手中，苏丹们不过是强权政治中的一块有份量的筹码而已。

军队勾结内廷干涉朝政，逼宫作乱，肆无忌惮地废立君主。1649年“加尼沙里”军团政变，杀死了奥斯曼二世（1640—1649年）。一年后，苏丹穆斯塔法一世（1640—1649年）又被推翻。1649年，穆拉德四世时，“西帕希”发动判乱，判军在首都赛马场驻扎了猿天，威逼苏丹，索取了包括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教长老和宰相在内的贵名高级官员的首级。这位懦弱的苏丹，以后由于对外战争的失败亦遭废黜。1649年，“加尼沙里”军团在伊斯兰教长老的领导下，废黜了昏君易卜拉欣。1649年，“加尼沙里”军团哗变，把正在筹划入侵伊朗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1640—1649年）推翻。虽然他的侄子马哈穆德一世（1640—1649年）被扶上宝座，但是，伊斯坦布尔的混乱状态却依旧持续了二年之久。

苏丹荒淫无度，统治集团日趋腐败。帝国上下贿赂公行，官不以贤能政绩升迁任用，将帅不以军功擢升行赏，燕

雀鸟雅云集朝堂，鸾鸟凤凰远遁匿迹，朝纲不正，是非混淆。帝国上下无官不贪，各级官员公开卖官鬻爵，就连苏丹也不例外。凡受到苏丹委任升迁的官员们都要向苏丹进献厚礼，官阶越高，索价越昂，层层加码，逐级索贿。这样就使得国家纲纪废弛，政令不行，军无斗志，吏治军事败坏不可收拾。

地方封建势力不断增长，拥兵割据，独霸一方，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他们兼并土地，把军事采邑变为世袭占有；对苏丹则规避义务，不再提供军队随同出征。于是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军事采邑制度逐渐解体。国有的土地逐渐减少，封建贵族私有地却与日俱增。原来和采邑制相联的兵役制度，成为割据势力扩大武装力量的手段。各地封建主拥兵自主，割据一方，俨然成为独立的小君主。这种现象从 14 世纪末期以后就越来越明显。

长期的对外战争，奢靡无度的宫廷生活，耗去了巨额的财力，国库日趋枯竭。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帝国政府不断地以各种名目开辟税源，提高税额，敲骨吸髓压榨百姓。14 世纪初，人头税每人 1 至 2 阿克切，15 世纪初则增至 4 阿克切。税吏还要从中勒索，甚至把税额加到四至五百阿克切。农牧民除纳人头税外，还要负担土地税、什一税、牲畜税、冬夏牧场税；服各种徭役，要修筑道路、桥梁、寺院、宫殿；要为驿站提供马匹、粮秣等。被征服地区的非穆斯林居民要缴纳双重赋税，在宗教、语言方面还要遭受强制同化的压迫。苛捐杂税、封建奴役、连年战争、残酷剥削、异族的统治，弄得帝国各族人民日益贫困，严重损害了各地的农业生产。

从谢里姆二世统治时期起，帝国军事外交就屡屡失败。
 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进攻伏尔加河口上的阿斯特拉罕，
 被俄军击败。1689年，勒颁多战役，土耳其海军又败于西
 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同伊朗的战争也不顺利。根据
 1713年土伊和约，土耳其不得不放弃南高加索。和奥地利
 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也以 1718年土奥和约而告结束，土
 耳其被迫承认同匈牙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平等地位，并停止对
 匈牙利征贡。1718年至 1739年在对威尼斯的长期战争中，土
 耳其虽然据有克里特，但已不能制止威尼斯舰队出入黑海
 了。到了 18世纪末期，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事强国地位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国家再也不必担心土耳其的扩张威胁。
 而且随着它们自身的强大，奥斯曼帝国反而成了西方列强任
 意宰割的对象了。

18世纪末期以后，帝国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
 激化，农民起义和民族独立斗争不断爆发。1789年，迪亚
 巴克尔的农民反抗追逼欠税，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1795年，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东部，爆发了农牧民的起
 义，反抗封建压榨和官僚税利的暴敛，人数有 圆 猿万人，
 起义坚持达 缘年之久。有人估计，18世纪初年，小亚细亚
 的农民起义军有近百支队伍，约 圆万人。1805年，詹普拉
 德·奥格鲁领导叙利亚、黎巴嫩人民宣布独立，脱离奥斯曼
 帝国。后被土耳其苏丹镇压，18余万人惨遭杀戮。1831年，
 伊拉克南部的阿拉伯各部落，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政府
 的联合大起义，占领了巴士拉地区。与此同时，在欧洲巴尔
 干地区，也不断发生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给了
 奥斯曼帝国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它的统治。

15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更是每况愈下。一方面是帝国本身不断地腐朽、衰败，另一方面遭到欧洲列强的任意宰割和欺凌。1517年，驻埃及的土耳其加尼沙里骑兵队长官穆罕默德·阿里，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和俄土战争之机，宣布埃及独立。19世纪末，阿拉伯半岛出现了以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专制统治为政治目标的“瓦哈比运动”，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犹如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着日益腐朽的奥斯曼帝国。内志地区沙特封建家族，利用这一力量，发动了反对土耳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于19世纪40年代末、夺取了汉志等地区，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到了19世纪末期，中东、北非、巴尔干地区各国纷纷宣布独立。在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奥斯曼帝国已经风雨飘摇、气息奄奄了。1908年，土耳其人民在民族资产阶级领袖凯末尔的带领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军事封建专制的苏丹统治，建立了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揭开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历史上的新篇章。

奥斯曼帝国灿烂的文化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上，奥斯曼人在吸收阿拉伯、伊朗特别是拜占庭文化的基础上，也象其他民族一样，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奥斯曼人在文化上的突出成就是遍布于全国的清真寺建筑艺术。公元15世纪，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苏丹为了炫耀其统治的威力，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大兴土

木，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广为兴建清真寺和各种伊斯兰教的建筑。因此，到 15 世纪末，仅伊斯坦布尔城内就矗立着大大小小的 1 千座清真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巴叶济德二世的清真寺和苏里曼一世的清真寺。这些建筑，不仅规模宏伟壮观，雕刻装饰绚丽多采，而且造型独具一格。例如圆锥形的大屋顶、耸入云端的笔状宣礼塔，以及宽敞的庭院，众多的拱门、拱顶、立柱、壁龛，形成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

锡南（1495—1588 年）是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工程师和建筑学家。由他设计和负责兴建的苏丹谢里姆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建筑艺术中的代表作。这座寺院坐落在埃迪尔城一座小山上，主体建筑宽 100 米，长 150 米，靠八根“象足”立柱支撑的大寺圆顶，直径达 100 米，比圣·索非亚教堂的圆屋顶还要宽大。内部饰以漂亮的瓷砖、优美的藻井图案，1 座宣礼塔紧抱着大寺的 1 角，气势宏伟，远远望去，整个大寺就象一座王冠戴在埃迪尔内城上。锡南的学生穆罕默德·阿迦（1580—1655 年）所建的艾哈迈德清真寺，也是一座完美的艺术作品。该寺规模庞大，外形匀称，整个建筑融为一体。一般清真寺最多只有 1 座宣礼塔，而该寺却有 4 座高耸入云的宣礼塔，其建筑规模完全可以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相媲美。

土耳其人在文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颂歌和抒情诗很流行，其体裁受波斯诗歌的影响很大。优努斯·埃默尔（？—1500 年）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他以土耳其文创作的诗歌，语言朴实，感情真挚，对土耳其抒情诗的发展影响很大。抒情诗人涅扎提是 15 世纪土耳其最杰出的代表，

他以春天、爱情作为题材，歌颂大自然的春天和人们幸福美好的生活，语言优美动人，极富感染力。

15世纪是土耳其古典诗歌最发达的时期，阿布杜勒是这一时期土耳其诗坛的佼佼者。苏里曼苏丹曾高度赞赏他的诗歌成就，称誉他为“奥斯曼的第一诗人”。卡亚里是奥斯曼著名的叙述诗人。他的诗歌，叙述生动、富于想象，很有感染力。16世纪奥斯曼文坛流行讽刺诗，内容多是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诗人维西所写的《对伊斯坦布尔的规劝》和《梦》等作品，就是反映当时社会风尚堕落的不朽诗篇。诗人涅菲，更以讽刺诗见长。他的诗集《命运之神》无情地揭露鞭挞了苏丹与贵族们的罪恶，在当时影响极大，他也因此被迫害致死。

奥斯曼的史学著作极为丰富，卷帙浩繁，在这些史学著作中，有的是属于通史范畴，有的则是记述某个阶段或某个事件的专史。16世纪后期的史学家萨阿德·阿尔丁父子著有一部多卷的奥斯曼帝国的通史，书名为《历史的顶峰》，详细介绍了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发展，是研究奥斯曼帝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哈易·哈利菲（1503—1564年），他写了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并编了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中亚各国著作的目录。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地理学家，他们的著作对近东和世界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奥斯曼的海军司令皮里·雷伊斯，不仅是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还是一位卓越的海洋地理学家，他著的《海图》在世界海洋地理学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海图》第一稿完于1513年，书中详细地记述了爱琴海和地中海的海岸、海流、暗礁、海湾、



港口、水源等地理水文情况，为这一带水域船舶的航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皮里另一贡献是他于 1492 年完成的一幅世界大地图。这幅地图的西半张包括大西洋、美洲和旧大陆的西部边陲地区。1496 年，他把这幅地图献给了苏丹。至今还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博物馆中。卡蒂布·切列比（1478—1534 年）是 15 世纪土耳其著名学者。他在短短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 10 部关于政治、历史、地理、文学、神学等巨著，被誉为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世界通鉴》是他著名的地理学方面的著作。

15 世纪土耳其的大旅行家埃弗利亚·切列比（1468—1511 年），被后人誉为“土耳其的伊本·拔图塔”。他从 1468 年开始，在长达 40 年的旅游生涯中，曾到过亚洲的伊朗、高加索、叙利亚、麦加，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欧洲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奥地利、德国、荷兰、法国、瑞典、丹麦、俄国、波兰、捷克等地，留下了 10 大卷《游记》，直到今天，这部《游记》仍然是各国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

土耳其人能歌善舞，因而土耳其的舞蹈举世闻名。它是在本民族舞蹈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东西方舞蹈艺术特点而形成的。如《匙子舞》、《黑海男子舞》等，乍看起来很象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英国、法国的绅士舞蹈，舞步优雅端庄，上身笔挺，阔步昂首，目不斜视。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其中包蕴着细腻委婉、柔美的东方舞蹈的特色。另外，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舞蹈中也体现了尚武的精神。这是奥斯曼民族在长期战争中逐渐形成的民族特色。例如，在许多舞蹈中，即使内容题材与战争无关，舞蹈者也总要身披甲冑、足蹬马

靴，甚至肩上斜披子弹带，以显示其勇武的精神风貌。比如《黑海男子舞》，演员穿马甲灰腿裤、足登高统皮靴、头缠巾帕、腰束皮带、身上佩带短剑、刀叉、护身符等物件，服装墨黑，显然是土耳其人夜战的戎装打扮。土耳其舞蹈的另一特色是服饰异常华丽。土耳其舞蹈从民间转入宫廷之后，歌舞者的服饰堪与君王华丽的服装媲美。

土耳其的皮影戏也是土耳其艺苑中的一支色彩艳丽的艺术之花。土耳其皮影戏和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皮影戏均属同一体系。演出时，挂一幅白色幕布，隔一定距离设置蜡烛或台灯等灯火，然后在幕与灯火之间安排皮影。皮影道具是一些用骆驼皮剪成的人物、动物以及各种形状的图片。剧中内容多是反映土耳其家庭生活，主题多是劝善惩恶，剧情矛盾的解决都是落到伊斯兰教经典规范的准则上。

土耳其的手工艺品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尤其擅长编织，如土耳其地毯，以工艺精细、图案匀称、构思新颖著称于世。总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奥斯曼文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影响较大。

大津巴布韦遗址究竟是何人建造的

古代南非神秘莫测，奇闻怪事层出不穷。许多历史古迹尚未被人们所了解，存在许多历史之谜。大津巴布韦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位于今津巴布韦（旧称罗得西亚）的维多利亚堡东南约四公里的一片森林之中，有一座由许多石头建筑物群体构成的古代废墟，即著名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在这座石头建筑



物群体之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一个是座落在山丘顶上的很坚固的防御建筑物，被称为“卫城”的城堡；另一个是建筑在平面上的椭圆形建筑物，或叫“寺庙”。椭圆形建筑物实际是一座城市，外面有一道高 9 米、长 100 米的椭圆形围墙，完全是用经过加工的花岗石按一定的线条图案砌成的。石头之间虽没有任何粘合材料，但非常坚固。在东、西、北面开有 3 个由花岗石砌成的圆形拱门。东南方有一条与围墙平行、相距 1 米的石墙，形成长达百米的通道。通道尽头，有一个类似院子的半封闭区，内有一座 9 米高的圆锥形圆塔，好象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圣堂”。在椭圆形建筑物外面，有一条沿峭壁缝隙开凿出来的石梯，直通用花岗石砌成的所谓“卫城”。“卫城”建在椭圆形建筑物旁边约 10 米高的悬崖上，城墙高 5 米，最厚处达 1.5 米。在这两个建筑物的石壁上雕有鸟状徽记和其他花纹图案。

如此雄伟的建筑群体长期以来很少为人们所知。直至 1868 年，葡萄牙人亚当·伦德斯才将自己偶然发现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公诸于世。1890 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克参观大津巴布韦遗址说：“卫城”是模仿所罗门王在摩利亚山上的耶和华殿建造的；椭圆形建筑物据传是模仿公元前 10 世纪所罗门王的宫殿建造的。并指出大津巴布韦就是当年所罗门王开采黄金之地。消息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成百上千的黄金狂们蜂拥而至，将大津巴布韦抢劫一空，只剩下这些石头建筑物。许多探险家、学者们对该遗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发表不少论著，企图说明下列问题：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在这里创造了如此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些建筑物的用途是什么？这些创造者们为什么要抛弃这座城堡另投他乡？非洲还

有许多类似的古代石头建筑群体，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是否出于同一民族之手？这些人与现在的津巴布韦人有什么关系？

大津巴布韦的古代石头建筑物群体究竟是何人所建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这些石头建筑物不是非洲的“土著”人所造，而是由来自非洲大陆以外的优秀民族的拓荒者所建造的，其中包括南下探险的沙比人、富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文化发达的早期阿拉伯人。他们建造了这些内陆城市并在此生活一个时期之后就失踪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腓尼基学派”。从这些石头建筑物所反映出来的文化艺术水平来看，他们认为大津巴布韦在当时已进入一个相当繁荣的文明社会，人们知道几何学、力学、建造艺术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至今仍处于贫穷落后、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南非“土人”，要建立如此雄伟、技术精湛的石头建筑物群体是难以想象的。只能是古代处于文化比较发达的腓尼基人、沙比人和阿拉伯人所为。从考古发掘和建筑风格来看，他们认为椭圆形建筑物上的锥状石塔与沿海国家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寺庙的尖塔极为相似，而且沿围墙的罗马式剝形标志的建筑物可为其佐证。另外，人们不仅在遗址中确实发现了一些冶炼黄金的器皿和小金珠，而且认为“津巴布韦”一词系恩戈语“津比万比韦”（即矿藏丰富的山）的变音。这与《圣经》中关于所罗门王开采黄金一事的记载相印证，可以说大津巴布韦就是当年犹太王国所罗门王开采黄金之地。从建筑时间来看，他们认为这个遗址“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因此，认为非洲人从未参加过这项文明古迹的建造。

也有人认为天津巴布韦的石头建筑物群体并非腓尼基人或阿拉伯人所建，完全是古代南非土著人聪明才智、辛勤劳动的结晶，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中世纪派”。他们认为除传说以外，没有任何的可靠史料可以证明腓尼基人、葡萄牙和其他欧洲人在公元 15 世纪以前曾到过天津巴布韦地区。也无法证明犹太人或欧洲人在这个所谓的“所罗门王的矿山”开采金矿之事。因为人们虽然在这块废墟上曾经发现过冶炼黄金的器皿和小金珠，但从未发现过开采出来的金块。后来，许多探险家、冒险的企业家企图在天津巴布韦废墟开采金矿、发财致富，纷纷向马绍内兰和马达培雷兰官方登记购买黄金产地，成立有限公司。到 1866 年为止，申请购买黄金产地的事多达 1 万四千起（其中半数以上在类似天津巴布韦的古代废墟）。尼耳和杰斐逊·克拉克等人成立了“古代废墟有限公司”，对一百四十处废墟中的 1 处进行发掘，缘年来耗资巨大，仅得黄金不到 1 百盎司。从石头建筑物的建筑风格来看，无论是作为军事性的“卫城”城堡，还是民用住宅，均没有留下古代东方或古代欧洲的任何时期式样的痕迹，更不可能与古希腊、古罗马国王那种金壁辉煌的宫殿媲美。其建筑特征完全是非洲型的。城墙用料是在天然巨石上用火烤，使其自然分裂成若干小石头，再加工成建筑用料。这些石墙根本没有用任何胶泥泥缝砌合，完全是用加工后的石块堆砌而成。著名的英国探险家格特德鲁·卡通——汤普森博士对包括天津巴布韦在内的南非古代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察，检查了从各个角落收集的全部已有的证据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件实物不符合南非班图族根源和中世纪时期的特征。从建造时间来看，他们认为这些石头建筑物并

非始于公元前 圆千年，而是建于公元 远世纪至 愿世纪。因为在 愿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考古发掘中，从椭圆形建筑物围墙之一的地基中发掘出用于排水的两块木头碎片，经同位素碳十四测定，其年限约为公元 缘员年前后和公元 苑圆年前后。木头是从登布提树砍下来的。不仅如此，员缘年在发掘“卫城”和椭圆形建筑的根基时，发现下面有“灰层”和建筑物占据者留下的泥土。这说明在公元 远 苑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在大津巴布韦居住过处于铁器时代的民族。也许是南非的霍屯督人或其他南非人。

除了“腓尼基派”和“中世纪派”外，还有第 猿种意见，即认为大津巴布韦遗址的建筑物是在一个外来的“优秀”民族的移民（如欧洲的或阿拉伯的移民）的指导下，经过许多南非土著人施工建成的。

以上 猿种说法孰是孰非，由于大津巴布韦建筑物内可以说明其历史的一切东西早被抢劫一空，资料奇缺，而且经过漫长的岁月，该建筑又几易其主，面目皆非，故而难下断语。

从津巴布韦走到马蓬古布韦

说到非洲的古老文明，人们马上会想到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埃及文明为最高代表的古代文化艺术成就。但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古代有没有文明奇迹出现呢？——也是有的。从南非内陆国津巴布韦，即被白人种族主义者称为“罗得西亚”的早期文化遗址发掘中，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再次强烈地显现出来。

19世纪中叶，当湮没了的津巴布韦文明还没有被重新发现时，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和带有种族偏见的学者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自古以来就是一片荒芜之地，根本不可能存在过什么古代文明。在他们看来，这个地区的文明是在白人殖民主义者到来后才开始输入的。但1869年时，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千真万确地在津巴布韦出现了。

当时一位名叫卡尔·莫赫的德国地质学家在津巴布韦考察地貌时，在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东南160公里处，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占地约1500英亩的古文化遗址。它由三组建筑物组成：一是用花岗岩石垒建的“卫城”，二是由高100尺的环形围墙护卫的神庙，三是位于卫城和神庙间的大小不等的石屋。整个建筑群以神庙为中心错落有致，别具风格。其中，保存完好的神庙围墙最为壮观。从高处俯看它是椭圆形的，转弯处极其自然。从近处观察，整个墙面异常平整，石块之间严丝合缝。尤其惊人的是，竟看不到灰泥抹砌的痕迹。它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依然屹立，如一圈白色帷幕垂落在绿色丛林之中十分醒目。

莫赫以为自己发现了欧洲人曾在15世纪末以前到过南非的可靠证据。他的考察报告在欧洲引起爆炸性的轰动后，也几乎没有一个白人学者想到这会是当地黑人土著居民的古文化遗址。即便是不怀有种族偏见的极少数学者也至多认为，津巴布韦的古代文明是受到了北非西亚的埃及文明和腓尼基文明的影响才产生的，而那里的早期居民很可能是从埃及或迦太基迁移过去的某个北非民族的支系。

但是在津巴布韦实地考察的结果，却不断纠正着欧洲学者们的偏见。人们发现，“津巴布韦”一词在当地的班图语